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外国少年文学卷

阿·柯南道尔 著
(英)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陈少硕译.
-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外国少年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福… II. ①柯… ②陈… III. 长篇小说:侦探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5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斑点带子案

8年来,为了研究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破案方法,我记录了70多个案例。我在整理这些案例的记录时,发现大部分案例是悲剧性的,也有一些是喜剧性的,其中很大一部分仅仅是离奇古怪而已,但是却没有一例是平淡无奇的,这是因为,他做工作与其说是为了获得酬金,还不如说是出于对他那门技艺的热爱。除了显得独特或甚至于是近乎荒诞无稽的案情外,他对其它案情从来是不屑一顾,拒不参与任何侦查的。可是,在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案例中,我却回忆不起有哪一例会比萨里郡斯托克莫兰的闻名的罗伊洛特家族那一例更具有超乎寻常的特色了。现在谈论的这件事,发生在我和福尔摩斯交往的早期。那时,我们都是单身汉,在贝克街合住一套寓所。本来我早就想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但是,当时我曾保证过要严守秘密,直至上月,由于我为之作出过保证的那位女士不幸过早地逝世。这才解除了对我的约束。现在,应该是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了,因为我确实知道,外界对于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之死众说纷纭,广泛流传着许多谣言。

这些谣言使得这桩事情变得比实际情况更加骇人听闻。

事情发生在1883年4月初的时候。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歇洛克·福尔摩斯穿得整整齐齐，站在我的床边。一般来说，他是一个喜欢睡懒觉的人，而壁炉架上的时钟，才刚7点一刻，我有些诧异地朝他眨了眨眼睛，心里还有点不高兴，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很有规律的。

“对不起，把你叫醒了，华生，”他说，“但是，你我今天早上只能如此，先是赫德森太太被敲门声吵醒，接着她报复似地来吵醒我，现在是来把你叫醒。”

“那么，什么事——失火了吗？”

“不，是一位委托人。好像是一位年轻的女士来临，她情绪非常激动，坚持非要见我不可。现在她正在起居室里等候。你瞧，如果有些年轻的女士这么一清早就在这个大都市徘徊，甚至还把在梦乡的人从床上吵醒，我认为那必定是一件紧急的事情，她们必须要找人商量。假如这件事会是一件有趣的案子，那么，我肯定你一定希望从一开始就能积极参与。我认为无论如何应该把你叫醒，给予你这个机会。”

“我的老兄，那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失去这个机会的。”

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观察福尔摩斯进行专业性的调查工作，欣赏他迅速地做出推论，他推论之迅速，犹如是单凭直觉而做出的，但却总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他就是依靠正确的推论解决了委托给他的疑难问题。我匆匆地穿上衣服，

几分钟后就准备就绪，随同福尔摩斯来到楼下的起居室。一位女士端坐窗前，她身穿黑色衣服，蒙着厚厚的面纱。她们走进房间时站起身来。

“早上好，小姐，”福尔摩斯愉快地说道，“我的名字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位是我的挚友和伙伴华生医生。在他面前，你可以像在我面前一样地谈话，不必顾虑。哈！赫德森太太想得很周到，我很高兴看到她已经烧旺了壁炉。请凑近炉火坐坐，我叫人给你端一杯热咖啡，我看你在发抖。”

“我不是因为冷才发抖的，”那个女人低声地说，同时，她按照福尔摩斯的请求换了个座位。

“那么，是为什么呢？”

“福尔摩斯先生，是因为害怕和感到恐惧。”她一边说着，一边撩开了面纱，我们能够看出，她确实是处于万分焦虑之中，引人怜悯。她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双眸惊惶不安，酷似一头被追逐的动物的眼睛。她的身材相貌看上去有 30 岁左右，可是，她的头发却未老先衰夹杂着几缕银丝，表情萎靡憔悴。歇洛克·福尔摩斯迅速地从上到下打量了她一下。

“你不必害怕，”他探身向前，轻轻地拍拍她的手臂，安慰她说，“我毫不怀疑，我们很快就会把事情处理好的，我知道，你是坐今天早上的火车来的。”

“那么说，你认识我？”

“不，我注意到你左手的手套里有一张回程车票的后半

截。你一定动身很早的，而且在到达车站之前，还乘坐过单马车在崎岖的泥泞道路上行驶了一段漫长的路程。”

那位女士猛地吃了一惊，惶惑地凝视着我的同伴。

“这里面没什么可奇怪的，亲爱的小姐，”他笑了笑说。“你外套的左臂上，至少有7处溅上了泥。这些痕迹都是新沾上的。除了单马车以外，没有什么其它车辆会这样地甩起泥巴来，并且只有你坐在车夫左面才会溅到泥的。”

“不管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你说得一点不错，”她说，“我6点钟前离家上路，6点20到达莱瑟黑德，然后乘坐开往滑铁卢的第一班火车来的。先生，这么紧张我再也受不了啦，这样下去我会发疯的。我是求助无门——一个能帮忙的人也没有，除了只有那么一个人关心我，可是他这可怜的人儿，也是爱莫能助。我听人说起过你，福尔摩斯先生，我是从法林托歇太太那儿听说的，你曾经在她极需帮助的时候援助过她。我正是从她那儿打听到你的地址的。噢，先生，你不也可以帮帮我的忙吗？至少可以对陷于黑暗深渊的我指出一线光明的吧。目前我无力酬劳你对我的帮助，但在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以内，我即将结婚，那时就能支配我自己的收入，你至少可以发现，我是不会忘恩负义的。”

福尔摩斯转身走向他的办公桌，打开抽屉的锁，从中取出一本小小的案例簿，翻阅了一下。

“法林托歇，”他说，“啊，是的，我想起了那个案子，是一件

和猫儿眼宝石女冠冕有关的案子。华生，我想起那还是你来的事呢。小姐，我只能说我很愿意为你这个案子效劳，就像我曾经为你的朋友那桩案子效劳一样。至于酬劳，我的职业本身就是它的酬劳。但是，你可以在你感到最合适的时候，随意支付我在这件事上可能付出的费用。那么，现在请你把可能有助于对这件事作出判断的一切告诉我们吧。”

“唉，”我们的来客回答说，“我处境的可怕之处在于我所担心害怕的东西十分模糊，我的疑虑完全是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引起的。这些小事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在所有的人当中，甚至我最有权利取得其帮助和指点的人，也把我告诉他的关于这件事的一切看做是一个神经质的女人的胡思乱想。他倒没有这么说，但是，我能从他安慰我的答话和回避的眼神中觉察出来。我听说，福尔摩斯先生，你能看透人们心中种种邪恶。请你告诉我，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我该如何去做。”

“我十分留意地听你讲，小姐。”

“我的名字叫海伦·斯托纳，我和我的继父住在一起，他是位于萨里郡西部边界的斯托克莫兰的罗伊洛特家族——英国最古老的撒克逊家族之一——的最后一个生存者。”

福尔摩斯点点头，“这个名字我很熟悉，”他说。

“这个家族一度是英伦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它的产业占地极广，越出了本郡的边界，北至伯克郡，西至汉普郡。可是到

了上个世纪,连续四代子嗣都属生性荒淫无度、挥霍浪费之辈,到了摄政时期终于被一个赌棍最后搞得倾家荡产。除了几亩土地和一座 200 年的古老邸宅外,其它都已荡然无存,而那座邸宅也已典押得差不多了。最后的一位地主在那里苟延残喘地过着落魄王孙的可悲生活。但是他的独生子,我的继父,认识到他必须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情况,从一位亲戚那里借到一笔钱,这笔钱使他得到了一个医学学位,并且出国到了加尔各答行医,在那儿凭借他的医术和坚强的个性,业务非常发达。可是,由于家里几次被盗,他在盛怒之下,殴打当地人管家致死,差一点因为这个被判处死刑。就这样,他被长期监禁。后来,返回英国,变成一个性格暴躁、失意潦倒的人。

“我的母亲在印度嫁给了罗伊洛特医生。她当时是孟加拉炮兵司令斯托纳少将的年轻遗孀,斯托纳太太。我和我的姐姐朱莉娅是孪生姐妹,我母亲再婚的时候,我们年仅两岁。她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每年的进项不少于 1000 英镑。我们和罗伊洛特医生住在一起时,她就立下遗嘱把财产全部遗赠给他,但附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我们结婚后,每年要拨给我们一定数目的金钱。我们返回英伦不久,我们的母亲就去世了。她是 8 年前在克鲁附近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的。在这之后,罗伊洛特医生放弃了重新在伦敦开业的意图,带我们一起到斯托克莫兰祖先留下的古老邸宅里过活。我母亲遗留的钱足够应付我们的一切需要,看来我们的幸福似乎是毫无疑

题的了。

“但是,大约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继父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开始时,邻居们看到斯托克莫兰的罗伊洛特的后裔回到这古老家族的邸宅,都十分高兴。可是他一反与邻居们交朋友或互相往来的常态,总是一个人呆在房子里,深居简出,不管碰到的是谁,都一味穷凶极恶地与之争吵。这种近乎癫狂的暴戾脾气,在这个家族中,是有遗传性的。我相信我的继父是由于长期旅居于热带地方,致使这种脾气变本加厉。一系列使人丢脸的争吵发生了。其中两次,一直吵到违警罪法庭才算罢休。结果,他成了村里人人望而生畏的人。人们一看到他,无不敬而远之,赶紧躲开,因为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人,当他发怒的时候,简直是什么人也奈何不了他。

“上星期他把村里的铁匠从木桥上扔进了小河,只是在我花掉了尽我所能收罗到的钱以后,才避免了又一次当众出丑。除了那些到处流浪的吉卜赛人以外,他没有任何朋友。他允许那些流浪者在那一块象征着家族地位的几亩荆棘丛生的土地上扎营。他经常去他们帐篷里去接受他们作为报答的殷勤款待。有时候随同他们出去流浪长达数周之久。他还对印度的动物有着强烈的爱好。这些动物是一个记者送给他的。目前,他有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这两只动物就在他的土地上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村里人就像害怕我的继父一样害怕它们。

“通过我说的这些情况，你们不难想象我和可怜的姐姐朱莉娅在生活中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的。没有外人会愿意跟我们长期相处，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操持所有的家务。我姐姐死的时候，才仅仅 30 岁。可是她早已两鬓斑白了，甚至和我现在的头发一样白。”

“那么，你姐姐已经死了？”

“她刚好是两年前死的，我想告诉你的正是有关她去世的事。你可以理解，过着我刚才所叙述的那种生活，我们几乎见不到任何和我年龄相仿和地位相同的人。不过，我们有一个姨妈，叫霍洛拉·韦斯法尔小姐，她是我母亲的老处女姐妹，住在哈罗附近，我们偶尔得到允许，到她家去短时间作客。两年前，朱莉娅在圣诞节到她家去，在那里认识了一位领半薪的海军陆战队少校，并和他缔结了婚约。我姐姐归来后，我继父闻知这一婚约，并没有对此表示反对。但是，在预定举行婚礼之前不到两周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从而夺去了我唯一的伴侣。”

福尔摩斯一直仰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头靠在椅背靠垫上。但是，这时他半睁开眼，看了一眼他的客人。

“请把细节说准确些。”他说。

“这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在那可怕的时刻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已经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刚才说过，庄园的邸宅是极其古老的，只有一侧的耳房现在住着人。这一侧的耳房的

卧室在一楼，起居室位于房子的中间部位。这些卧室中第一间是罗伊洛特医生的，第二间是我姐姐的，第三间是我自己的。这些房间彼此互不相通，但是房门都是朝向一条共同的过道开的。我是否讲清楚了？”

“非常清楚。”

“三个房间的窗子都是朝向草坪开的。发生不幸的那个晚上，罗伊洛特医生很早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可是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就寝，因为我姐姐被他那强烈的印度雪茄烟味熏得苦不堪言，他抽这种雪茄已经上了瘾。因此，她离开自己的房间，来到我的房间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和我谈起她即将举行的婚礼。到了11点钟，她起身回自己的房间，但是走到门口时停了下来，回过头来。

“‘告诉我，海伦，’她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否听到过有人吹口哨？’

“‘从来没有听到过，’我说。

“‘我想你睡着的时候，不可能吹口哨吧？’

“‘当然不会，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因为这几天的深夜，大约清晨3点钟左右，我总是听到轻轻的清晰的口哨声。我一向睡觉很轻，所以就被吵醒了。我说不出那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可能来自隔壁房间，也可能来自草坪。我当时就想，我得问问你是否也听到了。’

“‘没有，我没听到过。一定是种植园里那些讨厌的吉卜

赛人。’

“‘极其可能。可是如果是从草坪那儿来的，我感到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听到。’

“‘啊，但是，我一般睡得比你沉。’

“‘好啦，不管怎么说，这没什么关系。’她扭过头对我笑笑，接着把我的房门关上。不一会儿，我就听到她的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

“什么？”福尔摩斯说，“这是不是你们的习惯，夜里总是把自己锁在屋子里？”

“总是这样。”

“为什么呢？”

“我想我和你提到过，医生养了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不把门锁上，我们感到不大安全。”

“是这么回事。请你继续说下去。”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一种大祸临头的模糊感觉压在我心头。你会记得我们姐儿俩是孪生姐妹，你知道，联接这样两个血肉相连的心的纽带是有多么微妙。那天晚上是个暴风雨之夜，外面狂风怒吼，雨点劈劈啪啪地打在窗户上。突然，在嘈杂的风雨声中，传来一声女人惊恐的狂叫，我听出那是我姐姐的声音。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裹上了一块披巾，就冲向了过道。就在我开启房门时，我仿佛听到一声轻轻的就像我姐姐说的那样的口哨声，稍停，又听到啾啾一声，仿佛是一

块金属的东西倒在地上。就在我顺着过道跑过去的时候，只看见我姐姐的门锁已开，房门正在慢慢地移动着。我吓呆了，瞪着双眼看着，不知道从门里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借着过道的灯光，我看见我姐姐在房门口出现，她的脸由于恐惧而雪白如纸，双手摸索着寻求援救，整个身体就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我跑上前去，双手拥抱住她。这时只见她似乎双膝无力。颓然跌倒在地。她像一个正在经受剧痛的人那样翻滚扭动，她的四肢可怕地抽搐。起初我以为她没有认出是我，可是当我俯身要抱她时，她突然发出凄厉的叫喊，那叫声我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她叫喊的是：‘唉，海伦！天啊！是那条带子！那条带斑点的带子！’她似乎言犹未尽，还很想说些别的什么，她把手举在空中，指向医生的房间，但是抽搐再次发作，她说不出话来了。我疾步奔跑出去，大声喊我的继父，正碰上他穿着睡衣，急急忙忙地从他的房间赶过来。他赶到我姐姐身边时，我姐姐已经不省人事了。尽管他给她灌下了白兰地，并从村里请来了医生，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效的，因为她已奄奄一息，濒临死亡，直至咽气之前，再也没有重新苏醒。这就是我那亲爱的姐姐的悲惨结局。”

“等一等，”福尔摩斯说，“你敢十分肯定听到那口哨声和金属碰撞声了吗？你能保证吗？”

“本郡验尸官在调查时也是这样问过我的。我是听到的，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可是在猛烈的风暴声和老房子嘎

嘎吱吱的一片响声，我也有可能听错。”

“你姐姐还穿着白天的衣服吗？”

“没有，她穿着睡衣。在她的右手中发现了一根烧焦了的火柴棍，左手里有个火柴盒。”

“这说明在出事的时候，她划过火柴，并向周围看过，这一点很重要。验尸官得出了什么结论？”

“他非常认真地调查了这个案子，因为罗伊洛特医生的品行在郡里早已尽人皆知，但是他找不出任何能说服人的致死原因。我证明，房门总是由室内的门锁锁住的，窗子也是由带有宽铁杠的老式百叶窗护挡着，每天晚上都关得非常严实。墙壁仔细地敲过，发现四面都很坚固，地板也经过了彻底检查，结果也是一样。烟囱倒是很宽阔，但也是用了4个大锁环扣上的。因此，我可以肯定在我姐姐遭到不幸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再说，她身上没有任何暴力的痕迹。”

“会不会是毒药？”

“医生们为此做了检查，但查不出来。”

“那么，你认为你这位不幸的姐姐的死因是什么呢？”

“尽管我想象不出是什么东西吓坏了她，可是我相信她致死的原因纯粹是由于恐惧和精神上的震惊。”

“当时种植园里有吉卜赛人吗？”

“有的，那儿几乎总是有些吉卜赛人。”

“啊，从她提到的带子——带斑点的带子，你推想出什么

来没有？”

“有时我觉得，那很可能是精神错乱时说的胡话，有时又觉得，也许指的是某一帮人。可能指的就是种植园里那些吉卜赛人。他们当中有不少的人头上戴着带点子的头巾，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说明她所使用的那个奇怪的形容词。”

福尔摩斯摇摇头，好像这样的想法远远不能使他感到满意。

“这里面还大有文章。”他说，“请接着讲下去。”

“从那以后，两年过去了，一直到最近，我的生活比以往更加孤单寂寞。然而，一个月前，很荣幸有一位认识多年的亲密朋友向我求婚。他的名字叫阿米塔奇——珀西·阿米塔奇，是住在里丁附近克兰活特的阿米塔奇先生的二儿子。我继父对这件婚事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商定在春天的时候结婚。两天前，这所房子西边的耳房开始进行修缮，我卧室的墙壁被钻了些洞，所以我只好搬到我姐姐丧命的那房间里去住，睡在她睡过的那张床上。昨天晚上，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回想起她那可怕的遭遇，在这寂静的深夜，我突然听到曾经预兆她死亡的轻轻的口哨声，请想想看，我当时被吓成什么样子！我跳了起来，把灯点着，但是在房间里什么也没看到。可是我实在是吓得魂不附体，再也不敢重新上床。我穿上了衣服，天一亮，我悄悄地出来，在邸宅对面的克朗旅店雇了一辆单马车，坐车到莱瑟黑德，又从那里来到你这儿，唯一的目的是来拜访你并向

你请教。”

“你这样做很聪明，”福尔摩斯说，“但是你是否一切全说了？”

“是的，一切。”

“罗伊洛特小姐，你并没有全说。你在袒护你的继父。”

“哎呀！你这是什么意思？”

为了回答她的话，福尔摩斯拉起了遮住我们客人放在膝头上那只手的黑色花边袖口的褶边。白皙的手腕上，印有5小块乌青的伤痕，那是4个手指和一个拇指的指痕。

“你受过虐待。”福尔摩斯说。

这位女士满脸绯红，遮住受伤的手腕说：“继父是一个身体强健的人，他也许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

大家沉默了好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福尔摩斯将手托着下巴，凝视着劈啪作响的炉火。

最后他说：“这是一件很复杂的案子。在决定要采取什么步骤以前，我希望了解的细节真是多得数不胜数。不过，我们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了。假如我们今天到斯托克莫兰去，我们是否可以在你继父不知道的情况下，查看一下这些房间呢？”

“很凑巧，他谈起过今天要进城来办理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他很可能一整天都不在家，这就不会对你有什么妨碍了。眼下我们有一位女管家，但是她已年迈而且愚笨，我很容易把她支开。”

“好极了，华生，你不反对走一趟吧？”

“决不反对。”

“那么，我们两个人都要去的。你自己有什么要办的事情吗？”

“既然到了城里，我想去办一两件事。但是，我将乘坐 12 点钟的火车赶回去，好及时在那儿等候你们。”

“你可以在午后不久等候我们。我自己有些业务上的小事要料理一下。你不呆一会儿吃一点早点吗？”

“不，我得走啦。我把自己的烦恼向你们吐露以后，我的心情轻松多了。我盼望下午能再见到你们。”她把那厚厚的黑色面纱拉下来蒙在脸上，悄悄地走出了房间。

“华生，你对这一切有何感想？”歇洛克·福尔摩斯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问道。

“在我看来，是一个十分阴险毒辣的阴谋。”

“是够阴险毒辣的。”

“可是，如果这位女士所说的地板和墙壁没受到什么破坏，由门窗和烟囱是钻不进去的这些情况没有错的话，那么，她姐姐莫名其妙地死去时，无疑是一个人在屋里的。”

“可是，那夜半哨声是怎么回事？那女人临死时非常奇怪的话又如何解释呢？”

“我想不出来。”

“夜半哨声；同这位老医生关系十分密切的一帮吉卜赛人